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四

般陽舊志卷之四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過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却又蘊藉可愛，昇之歸語妻。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有麗姝，美艷逾于仙人。一切花茗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却來，屏答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詒次細審官閱，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遁逃者，何須必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晏，言笑甚歡。向

暮有崑崙扳馬批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
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蕤異香。一碧玉瓶。掉鳳尾
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爵。不知何名。亦高
二尺許。垂枝覆几外。素疎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歛翼。蒂
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豐美異常。即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
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顛。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泃然
一聲。蒂鬚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
滿。蝶亦揚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
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而下。惹袖沾粉。鼓童笑來指
數。尹得九籌。余得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籌。離席

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弟
慶尹逢人輒宣。聞其異者爭交驩。余門外冠蓋相望。余頗不耐。
忽辭主人去。後尹入其家。空庭洒掃無纖塵。燭泪堆擲青堦
下。窻間零帛斷綿。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
尹携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后為傭。保移石。悞碎之。
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爽。手入其中。水隨手泄出。
其手剛復合。冬月不冰。一夜忽結為晶。魚遊如故。尹畏入。常
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于門。臘月忽
解為水。蔭濕滿地。魚亦泐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
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

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唯謝而去。

楊千總

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有千總楊花麟來迎，冠蓋在途，偶見一人遺便路側，楊閉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曰：此奴無禮，合小怖之。乃遙呼曰：遺屑者，奉贈一般會稽藤簪，縮髻子，即飛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溲污地。

瓜異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園中，黃瓜工復生蔓，結西瓜一枚，大如碗。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吟哢。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甚。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畏。而沉于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子。程遂不娶。親友共誚，程志奪，聘湘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于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遁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于堂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于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

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能以目聽。以昔語。由是一家俱怜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屢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于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時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渣污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呂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悞。明日往告張媪。大驚。謂其言

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于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托候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與女至。述候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即為汝允之。」女俛首久之。頓辭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子。不長進。』故携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在詣生。

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愛？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倘君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朴責。梅泣曰：無他，因以實告。女嘆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

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痴婢能自主乎。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緒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耶。果尔。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四生不能致聘。婢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梅聞泣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千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

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
意王笑曰是只合搦婢子前此何妾也。然鬻勝高門價當倍
于曩音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與張
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嬪于生。入門孝翁始曲折承順。尤過
于生。而搯作更勤。厭隸靴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
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質稍
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
阿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
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是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羊載。夫
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賊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

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卒。惟一媪從女。未几媪亦卒。女伶行益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葬。復親者從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葬。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女大哭曰。我措紳裔而為人妾耶。媪無言遂去。日僅一飧。延息待賈。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以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言也。媪即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復措具舉。已乃載女去。入李家室。冢室故悍妬。李初未敢言妾。

但托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不听入門。女披髮零襟。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割從之。至庵中。拜求祝禱。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每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止。女號泣。欲自盡。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即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婉語之曰。渠簪纓。豈不甘賤。御公子且歸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女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頰。更勿死。風願尚

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
逆不忌憂也。禍且至。勿忘老身語。未既開扣戶聲。女失色。意必
貴家奴。尼啟扉果然。驟問所謀。尼笑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
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
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概
自當之。次日方曉。暴雨翻盆。忽聞數人。趨戶大譁。女意亦作。
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啟閤。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丽
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都。猶問之云。是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
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嬾群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艷之。
走告夫人。無柯兩息。夫人起。請窺禪室。尼引入。睹女艷絕。疑眸

不瞬。女亦頷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李。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嘗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兩。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爪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俛首徘徊。尼從中贊歡。女意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笑慰之。因謀涓言合。娶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樂鼓大作。女亦無以

自主梅率婢媪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而自拜也。梅曳入洞房曰。靈此位以待君必矣。又傾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投其楮。梅笑曰。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慙。沮不自安。于是命相呼以夫人。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工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借之王公。乃留以贈執樵。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七奇七。致作合者。無限經營。

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拍塵埃。誓嫁之志。期
以必死。曾儼然而對。蒙也者。願棄德行。而求青兒。何智出婢
子下哉。

○○○羅刹海市

馬驪字龍媒，買人子，美丰姿，少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倭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袁老罷貢而歸，謂生曰：數卷書，飢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業。由是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群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中，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啖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禮讓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近就之。馬啖與語，其言雖異，大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

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博噓者。然奇醜者望。即去。終不敢
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槃酒奉焉。問其相
駐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
象。率執異。但耳余之。今始信問其何實。曰。我國取重。不在文章
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鄉。次任民社。下為者。六。遊貴人。寵
故得此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置
棄之。其不忍處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刹國。都
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于是鷄鳴而與。引與俱去。天
明始達。都。以黑石為墻。色如墨。接闕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
石。拾其殘塊。磨甲上。魚。異丹砂。時值朝暉。朝中有冠蓋土。村人

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尉。職率鬚鬚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謀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語。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咸知有異人。于是搢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每至一家。聞人輒闖戶。丈夫女子竊之。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郎。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聞人多。或不以子為惧。造即門。即果喜。揖為上客。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見工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于天子。然臣卧

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且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拈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頽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卓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從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夫言其怪狀。恐驚群臣。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為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張飛主人以為美。曰。請君以張飛見宰相。厚祿不難致。馬曰。游戲就可。何能易面目。尚榮顯。主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令馬繪面以待客。至呼馬出見客。訝曰。異哉。何前強而今妍也。

遂與共飲甚歡。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嘆。賜晏高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晏。思罷殊異。久而官僚知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惘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于是乘傳載金寶復歸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貨分給舊所與交好者。喧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海市。當求珍玩以報。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蛟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

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工，朱鳥往來，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欵同游。驕村人勸使自費。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未有幾，果有踵門寄貨者。遂與裝貨入船。客數十人，平底高檣，十人搖櫓，激水如箭。九三日，遙見水雲靄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碑，皆長與人等。舡棧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工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目，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世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御籍。生揮道左，具展却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于是授生騎，請與連。

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
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
影矜目下馬揖入仰視龍君在上世子殿奏臣游市塵得中華
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衛官屈
求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晶之
硯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十餘言獻殿工龍
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力水國矣遂集諸龍族謚集米霞宮
酒笑數行龍君執爵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
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高席愧荷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
無何宮女數人扶女即出珂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

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護髮批畫燈。導生入副宮。
女濃妝坐間。珊瑚之床。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
衾褥皆香奩。天方曙。雖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出朝謝。拜
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崑員來賀。爭折
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坐青虬殿。而出。武士數十騎。背離弧。
荷白楛。覓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遍歷諸海。
由是龍媒之名。諫于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木莖澈
如白瑤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于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
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荅蘄。每一瓣
落。鏘然作响。拾視之。如赤瑤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

毛金碧色。尾長于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聞之。輒念故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涕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王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趨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叩報之恩。結于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昏因不吉。倘雲中

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衣裳。似有雀朕。煩君命
名。生曰。女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檀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
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隻。出以授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
當泛舟南島。還君侍俸。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
藏之。數世契着。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餽遺甚豐。生拜別
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濱。生上岸下馬。女致辭珍重。回車便
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家人無不
謂其已死。及至家。人皆詫異。辛翁媪無恙。獨妻已去。帷乃悟
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馬。謹
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在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

沉近引之。兒啞然投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接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俊秀。額工花對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俱無恙。忽三年紅塵永隔。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帶。蕊藍蔚有恨如何也。願念奔月姮娥。且靈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具思及此。輒復破涕為笑。別後兩月。竟得學生。今已啣啾。欣抱。頗鮮言笑。竟來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贈。赤玉蓮花。飾尉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裡新妝。火絳祿。君似主征人。妾作蕩婦。即

置而不視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得抱孫。曾未一
觀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誠後阿姑定空當往臨穴。一盡
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捩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
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
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啼啞啞言歸。生視海
水茫茫。極天無際。霧影襲人。烟波路窄。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
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媪果亡。
靈輦至冥宮。有女子纓冠臨穴。衆皆愕。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
雨。轉瞬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思其
母。思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

晝暝龍宮。急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株。龍腦香一帖。明珠百粒。八寶嵌金合一。復為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迅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舉世一轍。小慙。小好。大慙。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幾希矣。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于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〇〇〇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非真醒而異之，詰朝見所游，輒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黃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密過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魁梧，腰着膩哈衣，皂帽，莫多白補綴，拱手于額，而向所自。武展姓，且托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尚七郎答曰：我即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氈，懸布盥向，更無抗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畢，比焉。武與語言詞朴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

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也。不欲令事貴客。武
慙而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從人于室後。聞母言。因以告武。
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
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
無故而得。豈賂不祥。恐將取死。報于子矣。武聞之。深嘆母賢。然
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
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酌之。乃至。款洽甚歡。贈以
金。即不受。武托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
后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搯菜。決
旬。妻淹忽以死。為營齋。墓所受金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

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探得其故，輒勸勿亟切。望七，即姑一臨存。而七即終，以負責為憾，不肯至。武因先察窟藏，以速其來。七即檢視故革，則蠹蝕缺賤，毛盡脫，快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又視敗革曰：此亦復自僕所歆得，原不以毛。遂輒轉出，兼邀同往。七即不可，乃自歸。七即終，以不足報武為念。裹糧入山，凡數夜，得一疋，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旬七即解之，堅武鍵扉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即朴陋，竊謂公子妄交。武周旋七，即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却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既去，其手奉媪命返新衣，索其敗綴。武笑曰：歸語老媪，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即以兔鹿

相服台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即值出獵未返媪出倚閭而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曰七即為爭獵豹斃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杖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悔也老母武恹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佐主月餘無事釋七即歸母慨然曰子鬻膏受之武公子耳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但祝公子百年無灾患取塊福七即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即見武溫言慰解藉七即唯之家人咸怪其疎武喜其誠為存遇之由是恒數日苗公子家總遺報受不復諱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頗多夜舍履滿武偕七

即卧斗室中。三僕即床下卧。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即背劍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鈴作响。光炯燦如電。武驚起。七即亦起。問床下卧者何人。武答皆厮僕。七即曰。此中必有鬼人。武問故。七即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俾三世矣。夫首至千計。尚如新發于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領之。七即終不樂。輾轉床席。武曰。灾祥數耳。何憂之深。七即曰。我別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即曰。無則便產。蓋床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弥子。能得主媵。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物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袞眼爭。武恒怒之。當夜

嘿念疑此人詰旦與至善言絕今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
出白林見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遲當寂自詣摘
菊林見突出勾戲婦故遁林見強接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厲紳
奔入林見始釋手逃去武歸閱之怒瓦林見竟已不知而之過
二三日始知其技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官務皆委決于某武
以同袍義致書索林見某弟竟置不發武益志質詞邑宰勾牒
雖出而贖不補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達七郎王武曰君言驗矣
曰與告愆七郎顏色怩然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置察林
見林見夜歸為邏者所獲執見武亡掠楚之林見語使武叔恒
故六者恐至暴怒致搦勅不知治以官法武託之某赴公連而

御史家刺書即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
中誣主人，媚與私。武無奈之，忿塞訟，死。馳登街吏門，俯仰叫
罵，望舍慙勸歸。令逋愆，忽有人家白林兒被人縊割，拋尸曠野。
間武驚喜，意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叔侄，遂偕叔赴質。宰不
聽辨，歎咎怛。武抗声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警搢紳，則生實為之。
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皆欲上，群役禁掣之。操杖隸皆紳家，
走狗恒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
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為計。因思欲得
七即謀而七即終，不一吊問。竊自念待伊不薄，何遽如行路人。
亦疑殺林兒必七即，轉念果尔，胡得不謀。于是遣人探索其家。

至則局幄寂然。鄰人并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閱說。值晨暹。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更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刎死。紛。某認識者知為田七。即也。宰驚定始出驗。見七即僵卧血泊中。手攬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突然躍起。竟持宰首已而復踣。衛官捕其母子。則七去已數日矣。武聞七即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即武破產實緣當路始得免。七即尸棄原野月餘。禽犬環守之。武厚葬之。其子流寓于登。變姓為伶。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途。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一飯不敢忘者也。賢哉。母子。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其何神。使荆卿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忘。恨。七郎。少也。悲夫。

公孫九娘

于七一葉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
戮于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工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
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墓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
稷下有親及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酌奠憐墟就稅舍
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
生不在脫帽登床着履仰卧僕人問其誰合眸不對既而生歸
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侯汝主人
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首冠揖而
坐極道寒瑣听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村生亦死于

七之唯者大駭却走未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之交何_事于情我雖
思故人之念朕：不忘今有所讀願無以異物猜薄之生乃坐請
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約輒以無
尊長命為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遺
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停至濟南聞父校刑驚而絕生曰渠
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啟視去今不在此問女甥
向依阿誰曰與鄰媪同居生意生人不解作鬼媒朱曰如蒙金
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弟行勉從與去北
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來以指彈扉即有
出諮問兩扉問朱何為曰煩達娘子云阿舅至媪旋反頃復出

邀生入，顧朱曰：「西祿茅舍，子大隘。」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女甥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疑目含涕，徧問姪姑。生曰：「具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不啻先葬溝瀆，殊為恨。」舊年伯之家大哥遷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俛首無語。媪曰：「公子曩托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聘，得舅為政，方此意，嫌得言次一十七八，女即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生揖之。』女即亦歛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

子今亦窮波斯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生脫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焉得如此媚好。甥笑曰：且得女學士詩詞俱大高作。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雷冷也。甥又笑曰：舅新絃未續。若個小娘子。胸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齷齪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妹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尚不以羹娘致猜。兒當請諸其母。主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魚傷彼與。舅有瓜分。主乃出。女送之曰：五更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送。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啣半規。寄黃中枕。認回徑。見南面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送曰：相待已久。寔苦。即勞垂綰。遂攜

手入。設一展謝。出金爵一。音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餽儀。既而曰：家有濁膠。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主搗謝而退。米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隄之曰：言鬼者妄也。適友人飲耳。后五日。朱果來。整履搖箠。意甚欣。方至戶。望塵即拜。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旦夕。便煩枉步。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卧所。則女甥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女曰：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懼喜。但言老耄無他骨內。不欲九娘故遠嫁。期今夜冒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使可同卽往也。朱乃導

去村將畫一第門前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
姬升階坐歛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禮當即脫進幅指
畫青衣進酒高會未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六別設一
壺為客行觴楚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既而
席罷未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
歡昵初九娘子原解赴都至邸母不堪困苦死九娘六自到
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
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
雨遠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錢金箱裡看血腥猶染白羅
裙天將明君從曰君宜且去勿驚所僕自此畫未宵往雙鳳珠

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某霞里。中多兩處新鬼。因為
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千里柔魂。蓬遊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
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得所依棲。死且不朽。
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托別。
生凄然出。切但不忍歸。因過拍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
雲髻鬢鬆。驚來省問。生惆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姊氏
不言兒亦夙夜省之。此非人宜世。不可久居。于是生含涕而別。
叩寓歸寢。展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
往。則千墳疊疊。竟迷村路。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
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莫有所

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樹下。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失。意遑遑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一女立丘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與語。女逕走。若不相識。再逼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頽呼九娘。則烟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泪漬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諒于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于中耶。睥睨間物。不能拘以相示。冤乎哉。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賦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
歎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聞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
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
歛丁口。每貴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死名者。擄童子業。久不
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
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歛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
死。妻曰。死何益。不如自行挾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
歸。提竹筒銅絲籠。于敗堵叢草中。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
即捕即三兩頭。又若弱不中于款。宰嚴限追此。旬餘。至百兩股。

間膿血流離，并出不能行，捉矣轉側床頭，惟思自蓋。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室，則密窻垂簾，外設香几，問者焚香于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闔，不知何詞，谷之竦立以听。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紉錢索工，焚香以拜，食頃，簾動，片紙拋落，拾視之，非字，而函中繪殿閣，鬪巖，若后小山，下怪石崩卧，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蟻，若將跳舞，展玩不可曉然，暗促織，隱中胃，呼摺蕞之歸，以示成，反覆自念，得無教我獵虫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乃強起，扶杖執齋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儼然類面，遂於蒿

菜中側听徐行，似尋針芥，尋之多時，絕無踪响，冥搜未已，一癩
頭燕，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之，燕入草間，踞跡披求，見有虫伏
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
俊律，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歸，舉家慶賀，
于是土于盆而芥之，爍白粟黃，倍極護愛，留待限期，以責塞
官責，成之子竊發，益視之，虫徑躍去，及撲入手，已脫落腹裂，
斯須就斃，兒惧啼告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矣矣。
翁歸，自與汝覆笑耳，未幾成入，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
已投入井中，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
對嘿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惏然，喜真

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籠靈。頑之則氣斷。聲吞。亦不敢復窺。兒自守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卧長愁。忽聞門外虫鳴。驚起。視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靈。覆之以掌。靈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起而躍。急赴之。折過牆隅。遂其所往。徘徊無四顧。見虫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類非前物。成以其小方之。惟傍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躍落襟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臨已恐不當。意思試之。聞以視之。村中少年好事者。剽養一虫。自名蟪蛄音。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五。亦無售者。逡巡。造虛訪。成視。

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成視之。雁然
脩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物。終無所
用。不如研搏一笑。因合納閉蓋。小虫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
又大笑。試以指觸毛。擦摸虫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擦之。
虫暴怒。互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
鬚。直亂敵額。少年大駭。解令休止。虫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
大喜。方共瞻玩。一雞噴來。逕進一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
虫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
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撥。臨視。則虫集冠上。力吓
不釋。成益驚喜。擬置籠中。翼日進宰。其小。怒呵成。述其

異宰不信。試與他虫聞。虫去。麻又試之。難。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送上。細訊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然額。一切異狀。備試之。無出其右者。母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由此以善養虫名。屢得撫軍。殊羅不數。穀田百頃。樓閣萬楹。牛羊蹄躐各千計。一出門。眾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志。而奉行有即為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

跼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第成氏子以姦貨以促織富。來
馬揚。當其為里正受朴責時。豈意具至此哉。天將以
耐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
昇。仙及雞犬信夫。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中一人名保住，捷捷如猿，即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頂，立脊標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為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保乃作猫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猫來，權撲之聲且急。

聞姬云。緣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
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住携趨
出。姬愕呼冠至。防者直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攬矢
如雨。住雖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樹行。杪如鳥彩
枝。樹盡登屋。盡登樓。飛弄殿階。不啻翔翅。杳然不知所在。客方
飲。住抱琵琶飛落簷前。門高如故。雞犬無聲。

蛙曲

王子與言。在都時。嘗見一人作劇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
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
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錦之樂。宮商詞曲。了不可辨。

○庫官

鄒平張華東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不可宿張弗聽宵衣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領白吏皂紗黑帶怪而問之吏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廷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云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微約歸時盤驗吏唯之而退張至南中餽道頗豐及還宿驛亭吏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吏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庫數適相脗合方嘆飲啄有定不可妄求也

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中出一美人，顧形甚殷，試挑之，惓然樂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址，至夜果至，極相悅愛，問其姓名，因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夫人來更頻，家人都見之，未幾病果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先矣。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返。

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瘡不謹之神，竟哉。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與人如業儒家貧而運蹇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振一第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傭而遊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問姓氏女自言實狐然不為君崇萬喜而不疑女厲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卧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于狐居無何二三相識鄰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實告客上願一睹仙容萬白于狐曰見我何為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不見其人客有狐得言者善謔因請見且曰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客客幸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

高曾欲作行樂圖耶。衆大笑。狐曰：我為狐，請與客言狐典故。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南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逢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惧，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卧，見群鼠出于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怒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下公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塵客粲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皆勿去，阻尔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近犯，幸勿介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

狐笑罵狐語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士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上設一榻待狐。狐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太清醒，暫借一杯。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昏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于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着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曰：此物生平未曾得聞。狐字畫何等。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天。王客又復開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

孫大憲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鳩狐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為群吠所亂。諸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是所聞。舉生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后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者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衆爲思未對。狐笑曰：我有之矣。對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鯨也。得言龜也。得言衆絕倒。孫大意曰：邊與爾盟，何復犯我？狐笑曰：詐誠在我，但非此不能確對耳。明日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詼諧，不可殫述。

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與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
來之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
詢其寔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
一庄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閤一倉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
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
遂宿焉狐早謂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
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
聞之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
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
許時今我兄弟來時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為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有新阡在東山之陽咸經其側聞墓中以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涸首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言張乃徙焉一日相國父故出張家故墓存過而匿身廢墟中已而雨益甚潦水奔穴崩澗湛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丐咫尺地掩其父張問其姓氏大異之往視溺死所儼當置棺處更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携若兒來葬已母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誦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

母謝不敢張妻許之然其女甚薄毛家慙之意時形
言色且曰我死不從收牛兒及親迎新郎入窈彩輿在門
女方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亦不解比新郎告行鼓樂
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父入勸女不聽怒逼之哭益厲
父無奈家人報新即欲行父出口衣妝未竟煩即少待又奔
入視女往復數番女終無回意其父周張欲死皇急無計其以女
在側因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
他去妹曰呵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何煩
姊勸駕耶父聽其言惶與目與伊妹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
次女曰逆逆婢不遵父母命今欲以兒代姊兒肯行否女慨然曰

父母之命。即乞丐不敢辭。何以見毛家。即便終身。餓殍死。予
父母大喜。即以坤妝女。登車徑去。入門夫婦。猶敦好。述弟女
素病赤鬚。毛即稍介意。及知易嫁之說。益以知己德女。無何毛
即補博士弟子。往應御試。經王舍人莊。店主先一夕焚神曰。旦夕
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于厄。可善待之。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
客。及得公甚喜。供具甚豐。且不索直。公問故。特以夢兆告。公願自
負私計。女髮髻心。慮為顯者笑。富貴後當易之。及試竟落第。
偃蹇喪志。親見主人不敢復由王舍。迂道歸家。逾三年再赴試。
店主人延候如前。公曰。爾言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陸欲
易妻。故彼冥司。然落。豈吾夢不足。哉。耶。公愕然問故。主人曰。別

後復夢神告。故知之。公聞而惕然。悔快木立若偶。主人又曰。秀才
自有愛終富。作解首。入試果舉賢書第一。夫人髮亦再長。雲
鬟委綠。倍增嫵媚。其姊適里中富兒。意氣自高。大蕩情家。漸
陵替。負無煙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愧怍。姊妹輒避路而行。
未幾良人又卒。家落毛。公又權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恚然廢
身為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進女行者。詣府謁問。真有所賂。
比至。夫人醜以綺縠羅綺若干足。以金納其中。行者携歸。見
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薪米費。此物我何所須。
遽令送回。公與夫人疑之。啓視。則金具在。方悟見却之急。笑
曰。汝師百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

千金付尼去且囑曰將去作尔師用度但恐福薄人難承受耳行者歸告其師啞然自嘆松念生平所為率自顛倒美惡遊就繫豈由人耶後王舍吞五人以人命速繫困圍公乃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家故墓毛氏隄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姊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嗚呼彼蒼者天久已夢亡何至毛公其應如嚮耶

○績黃梁

福建曾孝廉捷南宮時與二三同年遊遊郭外聞毘盧禪院第一星者往詣閣下入揖而坐星者見其意氣揚已稍佞諛之曾袒筭微笑使問有蟒玉否星者曰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上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淹蹇不為禮眾一舉手登榻自話君年以宰相賀曾心氣殊高便指同遊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文作南樵家中表為參道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余願足矣一座大咲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塔臥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賫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於寵亦馬知其非有也疾

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以下聽其黜陟。不必
奏聞。即賜蟒服一襲。玉帶一圍。名馬二匹。曾被服稽拜以
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榭。窮極壯麗。自亦不詳何
以遷至此。然撫髯微呼。則應諾雷俄。而公卿贈海物。偃
倭足恭者。叠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
此者。頷之而已。吾撫觀士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
嬭。為山二人。尤蒙寵顧。科頭沐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徵時
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
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為諫議。即奉命首立行權用。又念
郭太僕嘗睚眦我。即傳昌緘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

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怒了已。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造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所者。皆畏勢。猷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媼亡。仙以次殂。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遺宿願。今日寧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質于其家。俄頃。簾輿昇至。則較之昔望見時。尤艷絕也。自顧生平。于願斯足。又逾年。朝士竊亡。似有腹非之者。然揣其意。各恐為立仗馬。嘗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拯上疏。其畧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兄朱。恩寵為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

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奇貨。量缺肥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富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閑散。重則視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逢鹿馬之奸。片語不和。遂窺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冷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見。爪齒之烈。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衙。邑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赫。怙寵無悔。君對方承于闕下。妾罪輒進于吾前。委蛇亦退于吾公。聲歌已起于後。聲色狗馬。晝夜

荒淫圖討民生。圖存念慮。世上乎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訊。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採薪之禍。臣極夙夜。祇恨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違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又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旨之拜門牆。稱做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曾方聞旨。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并繫。俄見數夫。運貨于庭。金銀鈔以數百萬。珠翠珍玉數百斛。帷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穉女媵。道墜

度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樓閣倉庫。並已封誌。立以曾出。監者牽羅曳而出。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馬為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欲見高山。直挿雲漢。自愛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奪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何投止。不得已。參差整鞋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逆坐路隅。曾亦憇止。任監者以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群盜各探利刃。踰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號告曰。孤身遠謫。囊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群盜裂衣。批官言。我輩皆被害寬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曾怒叱曰。

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墮地，作聲。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觀宮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曾前匍伏請命。王者閱奏，統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悞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群和聲如雷。雲即有巨鬼，捧至堦下，見鼎高七尺，已未四圍，熾炭鼎足盡赤。曾竅竅哀啼，竄跡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深，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曾，復伏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鬼復捧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

鼓先有數人冒腸刺腹于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且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一落。亦交于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若刀孔漸潤。忽焉脫落。四支燹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賞爵帶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髻鬚人持毒握奠曰。二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遂令飲。却少間取金錢堆塔上如邱陵。漸入鉄釜。銘以烈火。鬼使數輩更相以杓灌其口。流瀰則皮膚是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多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數步見架上鉄梁圍可數尺。縮一火輪。其大不知幾。伯由自煇生五米。光耿

雲霄鬼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
生涼。開目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鵝。敗絮
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餓。不
得一飽。着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常與顧秀才儻。膝衣。食
粗足自給。而家室得甚。日以鞭笞從事。輒用赤鐵烙胸乳。幸
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牆來。逼與私。乃
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于是大尋疾。呼良
人與婦。婦盡起。少年始竄去。一日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嘆曰。
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闕。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
才首。囊括衣物。圍伏被底。不敢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婦室。

孀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收白刺史刺史嚴鞠
竟以酷刑誣服律擬凌遲處死繫赴刑所曾中克義扼塞
踰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點也。正悲號間聞遊者
呼曰元魔耶。豁然悟見老僧踞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
日暮腹枵何久耐睡。曾乃慷慨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
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
何知焉。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後
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
梁將盡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少輕脫縱，酒味與偶行。過一少女，著紅幘，容色媚
好，從小奚奴，踰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
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
來，即轉身入。陰懸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驢于門，往覘其
異，入則斷垣零落，塔上細草如毯，徬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
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刹，欲一瞻仰，因問翁何至此。
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羅降，山茶可
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后一院，石路光明，無復榛莽，入其室，則
簾旣垂幕，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

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切下自揣願以鏡台自獻。辛笑曰。容
謀之荊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
英如有意。親為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
語。辛起慰之耐坐。辛暮大隱約教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
報。而辛乃坐與啜噀。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
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羨。所不敢
言耳。生因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於十二。有無命任之荊
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求得今朝。鎮小異。奴帶露行
首。幸不應。相對照然。聞房內嚶。賦語生乘醉。寒蕙曰。恍
儼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鈞重。群立愕。願果

有紅衣人振袖袖裏亭曰粘帶望見生入徧室張皇幸慈命數人梓生出酒愈湧上倒捧燕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着體因移時聽驢子踏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迷惘悞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回顧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趨門內問曰何人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內曰待達主人坐累足謁談忽聞振管闐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姬出曰即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姬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姬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鍾媪并敬殘年向盡骨

由之間。殊多事。生曰：此少失怙，與我祖父處首，予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姬自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姬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胆力自矜，謂遂歷陳所過。姬笑曰：此大好事，况甥名士，殊不玷于姻媿。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若致之。生謝唯唯。姬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甜口，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嘗從阿母壽。君若何忘却？姬笑曰：是非刻道，辨為高履，實以香眉，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姬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實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狸奴喚之來。青

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女子望
姬俯拜。姬曰。后為我家甥婦。勿得惜婢子禮。女子起。甥曰。而立
紅袖低垂。姬理其髮。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
生。女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姬曰。此吾甥
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窸窣。谷女倪首無語。
姬曰。我與汝非他。欲為吾甥作伐耳。女默而已。姬命掃榻展袖
褥。即為合卺。女顛然曰。遂以告之。父母。姬曰。我為汝作冰。有何舛
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上。婢子即死。不敢奉
命。姬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
付生收之。命歸家。檮厝以良辰為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

雞已唱。道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歎一回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深黑。遂歛做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薛乃生故祖母弟。故相呀以蝦。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後檣厝以侍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閭之居人。則寺中住。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傷。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項之門外。諱然。洒疑出窺。則綉幃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青廳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鬢。奴扛一襖。油大如覆。息肩置堂隅。生喜得佳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比皆備屬。

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養情異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
衣持貝錦為賀竟委兒上而去生以告女曰此郡君物也
邑有楚銅台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能
遺為餼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業
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鷹爪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
諾之翼日公子造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什生評涉嘲笑公子大
慚不懂而散生歸笑述于房女恠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
不聽吾言將及于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破壞前却漸
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生第二公子沾自喜走伴來邀生飲
生辭頻移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客從油堂列筵甚盛公

子出試卷示生親友。查看嘆賞。酒數行。樂奏于堂。鼓吹。伶
停。賓主甚樂。公子忽留生曰。請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
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譽高一籌耳。公子言
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于今。尚以為文章。至是耶。
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念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
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僕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
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
落。請從此辭。生惧而涕。且告之。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
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為人勤儉。細
脫日以紡織為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帛作生

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一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熟不以聞翼日出吊於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約生辭以故公子使園人挽轡播弄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尋風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為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與頽豪無復索念因而醉酣顏卧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為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朝慢故即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床間合扉運去生立更醒解始覓身卧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賦然絳絳步履摸之人

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整之不動，攀之而墮。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執之見尸，執生怒，聞公子出驗之，証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回娘始知，潛泣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所拜無理，可伸朝夕榜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証服，以免刑惡。生泣聽命，女遂往之。聞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悅，遂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托媒媾，媿良家女，名稱兒，年及笄，容華所麗，與日倍食，撫愛異于群小。生認媿殺，殺綵，蒼頭得信，歸暢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知其踪，動畫夫，來無停履，每于寂所，于邑悲哀。

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
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住
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然。殊落口置之。家人竊議
其忍，忽道路傳焚銀台草，職平陽觀祭，奉特旨治。生
棄蒼頭，聞之喜告主。奴女亦喜，即遣入府，待親。則生已出獄。
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見女
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工
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
燕都，欲達宮闈，為生陳冤。柳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
柳溝，閱數月不得入。婢惧悞事，方欲歸謀，忽聞今上將幸

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拘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曰。妾原籍直隸。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拘欄中。上憐然。賜金百兩。聽行細問。賴不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服也。上領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起拜。泪皆雙熒。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成養。間并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表。誠不可以告怨。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補兒侍。生寢。生非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殆滅。又月餘。漸以衰老。羊

戴點黑如村媼。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鴆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飲食羸。臥閨闥。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遠逝。生悲懼欲絕。即以婢賜金為營齋室。數日婢亦去。遂以榻兒為室。逾年生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隙樸滿。常凡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鼓其奩。盡羅列殆滿。頭上置去箸。擇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劫大光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驪。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吳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于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厲，以勉附于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于當世耶。可懼哉。

○雙燈

魏運旺，益都鉅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酷一夕，獨卧酒樓上，忽聞樓下踏蹴聲，驚起，悚聽聲漸近，循梯而上，步上響，無何，奴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即近榻微笑，魏大愕怪，轉知為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視。書生笑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慚形穢，不知所對。書生率婢，遣燈竟去。魏細視女，即楚王若仙，心甚悅之。然慚作不能作游語，女傾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遷近枕席，暖手于懷。魏始為之破顏，將稀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

果至笑曰痴即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已自投到也魏
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枝女子十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握
枝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
如其言通文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余禱潘冷令人不可耐
遂喚婢襖被來展布榻間綺毅香奩頃之緩帶交保口脂
濃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
家適月夜與妻話窓間忽見女即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
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
武以表半載綢繆之愛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
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

處乃辭魏言別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遇見双燈明滅
漸遠不可觀快之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胡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
某宅為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飛
自闥僕大愕却走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聞寂無
人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
霽忽聞空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蚤然足音矣請坐賜教
即見兩坐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銜漆硃盤貯雙茗酸豨目前
各取對飲吸噀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審官職

曰弟姓胡行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于是斟酢議論意氣頗
洽、鶩麋鹿脯雜以薺菜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思茶
意纔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應念即至、張大悅、盡醉而
歸、首是三數日必一往、胡亦時至張家、俱如主客往來禮、一日
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媪、日托狐神、強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
曰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潑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
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于主人、張知為小
狐、乃應曰諾、即席請于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
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不許之、既而張出、馬自
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于途曰、今後先生于道途間、與

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入城。至平家。平見張生。笑迎曰。貴人何忽降臨。張曰。聞尔家孤子大靈應。果否。平正答曰。若箇踈蹠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孤子。恐吾家花柳不慣。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正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妾子盲也。錢曾見自己額顛破。竟誣袖手者。至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感問。又一石子落。中正頭破。穢泥亂墜。至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起之。乃止。平急起奔道房中。閣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孤如我孤否。平惟謝過。張招之。且仰首望空中。戒勿傷平。始暢。而出。張笑諭之。乃還。自此獨行于途。覺塵沙漸。然。則呼孤語。

輒應不記。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橋頭蘇然作响。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云。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業頗淺。祇好攪得西頭雞鴨。便了足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大是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覩為憾。今請一識數載之交。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寂室門。則弟在焉。張即推扉一覲。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即有

履聲藉_七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孤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_七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明日往探則空屋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為西州學使張請如晉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比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喪若偶忽一少年騎青驢躡其後張回顧見衆馬甚衆意亦駭雅遂與閒話少年累張不豫詰之張告以故少年亦為憊着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拱手而別且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啖納之復欲詢之馳馬徑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篋子獻于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詰然頓悟啓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不知所往

秀才驅怪

長山徐遠公，胡致明諸生，禹華後，棄儒訪道，精學，勸之術，遠近多耳其名，甚邑一鉅公，其幣致誠，歛書，格之以臍，徐問召某何意，僕曰：不知，但囑小人務屈降臨，徐乃行，至則中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相迎之旨，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曰：無事，但勸酒談話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襟花叢上，半沒草萊，抵一閣，覆板之上，懸蛛網，似久無人住者，酒數行，天色黯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肴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持燭引指

左室燭置案上。遽遁身去。頗甚草。徐疑或携襪被來伴。久之
人聲杳然。乃自起。高戶就寢。窓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鳥被蟲。一時
啾唧。心中怛然。寢不成寐。頃之板上索索。似墮跳聲甚厲。俄下護
梯。俄近度門。徐駭毛髮。蠕立。急引被蒙首。而門已豁。然頻開。徐
展被角微伺之。見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徧體。長如馬鬣。深黑色。
牙齶群拳。目炯炯。及几伏。館器中刺者。舌一過。殺器輒淨。如
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幕。怪頭按之狂吠。怪出其
不意。驚脫。啓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圍門外。不可得出。
緣牆而走。躍踰短垣。則主人馬廐。已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將
旦。主人使伺徐。不見。大駭。已而出自廐中。徐大怒曰。我不慣作驅怪。

術君遣我又秘不言。我索中蓄有如意鉤，又不送達。履所是欲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索有藏鉤。卒宥十死。徐終快下，索駢歸。自是怪絕。後主人宴集團中，輒笑向客曰：我終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吠之後，隱其駭惧，公然以怪之絕為己能，則人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于沂。七金憂之，退卧署幕。夢一秀才來謁，我冠綠衣，狀貌備偉。自言樂蝗有策，詢之。荅云：明日西

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金異之治具
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幘。獨控老蒼衛。緩塞北度。即
焚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金便哀
求。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汝我齒。後當
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暫不復見。後蝗來。飛
蔽天日。竟不落禾田。盡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
柳神也。或云是宰官夏氏所感。誠然哉。

王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于所。雖百世祀可也。

念秋

異史氏曰：人情鬼域，所在皆然。南北衝衛，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劇業刺案，攫貨于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域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快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辯漫潤，名曰念秋。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吳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為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為卑，祇奉殷勤。

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祇侵道左
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慙揮鞭遂去既暮休于
旅舍偶步門庭則見張就外舍飲方為疑問張望見王垂手
拱立譙若所僕稍上問訊王亦以泛上適相值不為疑然王僕終
夜戒備之難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他之乃去朝暾已上王
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約四十許衣帽整潔垂首
蹇小耽寐欲墮或先或後回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迷頓乃
尔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青苑人許姓臨淄金高繫是我中表
家兄設帳于官署我往探道少後龍胎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
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

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畜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贖。昨有葭葦親以此畏資奇。吾等宜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寒濕。兼詢其兄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修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交一言。日既夕。少年忽曰。前去曲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歎歎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曾跋涉。撲面塵沙。使人瘁惱。因取紅巾拭面。嘆

吃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為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携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小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之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資，相與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肴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并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園題。

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挽脫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圍王因命僕代揖。坐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寥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散叫呼。聒耳涕心。使人不眠。面音呀。散為堯。許不解。因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于囊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為金。相款飲酒。既闌。許請共擲。囊一東道主。王歸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雜。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此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車轉。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棊霞綵。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

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辦集賭。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嘉旣幾籌錢。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審語。唯首者言。侍姓為旗。下逆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於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俸怒辭與王叔同籍。笑請復博為戲。衆果復賭。俸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俸遂搜王囊索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投王臂。臨告曰。彼御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遠局中我贏得如千數。可相抵。此當許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俸。君償我。不過暫掩人。

耳目過此仍以相邀終不然以道義之交遂實取君饋耶
王故長厚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終乃對眾發王裝
物估入已囊終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褻被來與王連
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卧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
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已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
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余息鳴
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
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
無言少年已加裝整驛王不得已從之駢行敝去漸遠王
料其前途相持初不為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已以實告

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馬有宦室名士。而毛遂于圍
僕。又轉念其談詞。果雅非念秧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
杳。始悟張許。俱皆其一黨。一扇不行。又易一扇。務求其必入
也。饋饋易裝。已伏一圍額之機。設其携裝之計不行。亦必
執前說。寡奪而去。為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
以身交難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又有為生之事。邑有吳
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
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僅。報見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遠
避。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
遭念秧之禍。因戒。誦警。海狐笑曰。勿殞此行。無不利。至涿

一人繫馬坐烟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趨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于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值。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孤。孤曰不妨。吳意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部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資。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鵲鵲。黃強使辭。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更與黃謀賭博。共牽吳。遂各出素金為質。狐罵報兒暗鎖板扉。罵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化。吳諾。吳每擲

小注則輸大注則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罄議
質其馬忽聞樞門聲甚厲吳急起投色于火蒙被假卧
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扉啓閣有數人洶入搜捉博者
史黃并言無有一人竟將吳被指為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
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撻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殺聲吳急
出嗚呼衆始惧曳之入但求無聲吳乃從苞苴付主人鹵
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鷓鴣喜狀取次覓寢黃
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囊置枕頭方伸被而睡無何史啓
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
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因偉男大為

鑿柵嘯呻殆不可任。病之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林矣。乃釋令歸。及明。史德不能起。托言暴病。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為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幽隱皆狐所為。黃于途益語事吳。暮復同舍。早室甚隘。僅容一榻。類暖潔。吳以為狹。黃曰。此卧兩人則隘。君自卧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候聞聲上小扉。有指彈之聲。吳拔閤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扁門戶。向吳展嘆。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寔主人遣以解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

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于君。乞垂援救。吳聞駭惧。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搥鬪。湯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惧。逼女令去。聞聲扉外。亦有騰聲聲。吳倉卒汗流如瀉。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何為。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生視。况暴如兩虎。中有一逆者。抵罪。妾所嫌。如欲質之公庭耶。惟簿不備。適以取辱。且尔宿行旅。明已臨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何人。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

香醞通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起。秀才牽裾。苦不会。後乘間得遁。搥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窓窺之。則狐友也。心竊長。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黑。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人驅後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跪而請。吳亦啓戶出。頓大起誓。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婢梓女令入。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勸重償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細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貨。秀才

謂侍主客間議定五十金入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鞵馬。馳驅顛殆。午間稍息。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夕。尚無踪响。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咲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僮。宄切所不平。適與鬼頭託。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姝。主人惶恐。詭托病歿。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惧。啗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狀。吳即賜之。吳嬸琴瑟。慕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年。即其夫。蓋史即金也。

製一柵細帳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堂羽甚衆遂
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與連天呼苦
之人不亦快哉昔哉古言騎者善墮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山東旱自春徂夏赤地千里六月十三日小雨始種粟十八日大雨後乃種豈一日石門左有老叟暮見二羊閉山上告村人曰大水至矣遂携家擣遠村人共哭之無何雨暴注平地水深數尺屋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漚為澤國并不復念及兩兒水落歸家一村盡成墟墓入已門則一屋獨存見兩兒尚並坐球頭嬉笑無恙咸嘆謂天婦孝感所致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

康熙二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有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

無皂白耶

○諸城某甲

諸城孫景夏學師。言其邑中某甲。值流寇亂。被殺。首墜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昇瘞之。聞其氣絕。已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能呻。以匕箸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頰語。眾為開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墮血流。共視之。已死。父訟笑者。眾歛金賂之。乃莖甲。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鄙人。負債前生者耶。

○鄴都御史

鄴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御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董公按臨鄴都聞之不以為信欲入洞以決其惑衆云不可公弗聽乃秉燭入以二役從入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澗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處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乘撫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吾退尊官指虛座曰此為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宥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

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淚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群拜舞啓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為君妻折原例耳。乃示公速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許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偶有遺忘。則目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役則不可問矣。

產龍

壬戌間。邑邢村李氏婦。夫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束如握。

臨蓐一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家人俱有王媪者。焚香禹步。且揉且咒。未幾胞墮。不復見龍。唯數鱗大如錢。縫下一女。肉瑩徹如晶。臟腑可數。

龍無目

沂水大雨。忽墮一龍。雙睛俱無。奄有氣息。邑令以八十蓆覆之。未能周身。為設野祭。猶反覆以尾擊地。其聲嗚然。

龍取水

徐東。癸夜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空垂下。以尾攬江水。波浪湧起。隨龍身而上。遙望水光燦爛。潤于三尺。練移時龍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渠道皆平。

。 。 兩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啓視。則一老翁。形貌甚古。延入。通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生故曠達。亦不為怪。相與評駁。今古。殊博洽。鏤花雕。績。聚于牙。齒。時抽絛義。則名理湛深。出人意外。生驚服。器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願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自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生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鋪。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餘。

乃顧生曰。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盡然而止。乃相與
隔戶出。生竊喜。暴富矣。頃之入室。取用則阿堵化為烏有。惟
毋錢十餘枚尚在。生大失望。盛氣向翁。頗懣其誑。翁怒曰。
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使如素不意。只合尋梁
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妾杖擊賊

益都西鄙有貴家某。巨富。蓄一妾。頗妖麗。而家室浸析之。
鞭撻橫施。妾奉事惟謹。其情之常私語慰撫。妾殊無怨言。
一夜。數人踰垣入。撞其屋門。幾壞。某與妻惶恐。惴惴不知
所為。妾起。嘿無聲息。摸屋中得批水木杖。拔闥遽出。群賊

亂如蓬麻。妻舞杖動。風鳴鈞响。立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
駭愕亂奔。墻急不得上。傾跌呼聲。亡魂失命。妻拄杖于地。顧
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打得。亦與作賊。我不殺汝。口嫌辱
我。悉縱之。遂去。某大驚。問曰。何自能爾。則妻父故捨棒師。妻
得孟博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懷向之迷于物色。
由是善視女。遇之反如媼然。而妻則終無纖毫失禮。鄰婦謂
妻曰。嫂擊賊若厭火。顧奈何使首受撻楚。妻曰。是為他
仰。敢言聞者益賢之。

黑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知之。一旦得志。禦突化
屬為劫。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主同車。

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假齋僧院苦室中，蟻虫蚊蚤甚多，夜不成寐。食後偃息在牀，忽見一小武士，首挿雉尾，身高二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鞵，有鷹如鴨，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駭。公方疑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之，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蟻。又俄頃，步者騎者紛_數來，以數百軍，鷹犬皆_數見，有蚊蚋飛起，縱鷹屬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搔噬，虱蚤凡_數有，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惺眈之，為集犬窺于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看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_數。

羨聞從騎皆下。賊飛走。然其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
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絳帷散烟。
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々在目。駭愕不知所由。踰墮外窺。
渺無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碎磚遺一細犬。公急捉之。
且馴置視匣中。反復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一小環。飼以飯。
類一嗅輒去。躍登床榻。尋不經齒。殺蚊虱。旋復求仗。臥逾
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箕過。亟輒嗽。
漿。蚊蛇無敢落者。公愛之甚。于拱壁。一日畫卧。犬潛仗身。
畔。公醒。轉側。登于膝底。公覺有物。因疑是犬。急起視之。已
一區而死。如愈剪或者然。自自是壁虫無照類矣。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御居日携碁酒游林邱間會九日
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眺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儵
鵝結焉然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樵譙公指碁謂
曰先生當必善此何不與客對壘其人避謝移時始即局已終而負
神情愼熟若不自已又着又負益憤懣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奕
自晨至于日昃不遑漫溺方以一子爭路而互喋聒忽書生離席
悚立神色慘阻少間屈膝而公座敗類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
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噉付圍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間圍
人詣曰馬成先是公圍殺馬成者走無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撮

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已僵卧三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暫見畜生即地而滅公嘆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名詰之成曰渠湖襄人癖嗜奕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竄引空處與奕者狎父聞詰詈終不可制止父責恨死閔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于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遽延大愆限期獄帝使直曹問罪于王曰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誤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爽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爽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着。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爽鬼也。哀哉。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墮其術者甚衆。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盃。又一盃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見盃貯清水。上編草為舟。帆楫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曰。何違吾命。門人立自其無。師曰。遙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于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三下。師不至。儻然而殆。

就床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遣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奇行種上不可勝書後有愛妻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向豕門人入圍立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各處探訪杳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之父亡告之邑宰亡恐其迹不敢捕治詳請官兵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自如益口如益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甲士脫妻縛妻荷戈狂巨人

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復出其子巨人
又吞之衆相覷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
情何以甘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亦而遣之
巨人感氣而逆格聞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
竟去。

寒債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王卓傭居公家其人少游惰不
能操農務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為役務每資之厚時無
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學恤三四
口向不餓得然何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菜豆一百作資本公忻

然授之。卓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賢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詣書蕭寺。后三年餘。忽夢卓來曰。小人負主人。足直。今來投債。公慰之曰。若索爾債。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算。數卓默然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受人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取。升斗且不容時。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曰。夜北驢產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乃玉卓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玉卓。駒奔赴。若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衙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遣公以家務急不可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捩。斃折跽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養養。

需以歲月萬一得瘥得直與公子剖分之公如所請后數月
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
也意昭之債而明之之債此足以勸矣

頭滾

蘇李廉貞下太封公晝卧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正未
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死後其女就蕩婦宿懼殺身之禍其
兆于此耶

鬼作筵

杜生九峽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起盥已告
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憤素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卧

撮妻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樞未璣疑其璣與所
憑。杜稅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生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為吾
父。不勝他人也。何乃歸家榮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弟為兒婦來。
何反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憐王。我萬端哀乞。
甫能允遂。我許小饒送。便宜付之。杜印于門外。挾紙錢。妻又曰。
四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酌之。爾母年老。能
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此其殊速。安能
代庖。望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即復返。此為渠事。當毋悻。芬言
已。曰。吾且去。妻即具。燕良久。乃更。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
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贖之。始去。我見阿翁

鑑袱尚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作餬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為
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斂手未敢動杜以妻革疑信相干越
三日方咲語間忽睜目久之語曰爾婦茶食裏見我白金便生
覬覦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為我敦庖務勿慮也
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
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
豐滿諸物饌都獲器外切且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操刀
砧于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于盞必請覘視
曩四人都在此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
大愕異每語同人

鼠戲

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憤，悉合劇中關目。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中，就婦共寢，婦駭惧，苦拒，而肌膚瑣瑣，聽其狎褻而去。自是夜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作不欲言。

固問始以情告。女駭曰：此奴也。百術禁咒，終不能絕。乃使陳代
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
槌架上。線欲登榻，忽驚曰：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
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杳。東新養，始
泥衣一片墮地上，素頭泥巾猶存。

○寒月芙蓉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着一單，恰衣繫黃
絛，無禪襦。每用半梳上髮，即以齒啣髻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
夜卧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雲蓋銘。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
貼之。有并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不許。過道人浴于河津，驟

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給，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投，即曰然。道人嘿不與語。俄見黃繼化為蛇，圓可數握，繞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繼，上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游。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必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詣于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于案頭得道人速帖，亦不知所由。至，諸官赴宴所，道人僮僕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几榻未設。或疑其妄。道人啓官，寧曰：負道無僮僕，煩借諸憲從，少代奔走。官共諾之。道人于屏上繪雙扉，以手搥之，內有應門者，振

管而啓共趨規望則見憧憧者往來于中屏幔床几亦復都有
即有人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
人文語面相授受惟顧而咲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
旨酒散馥熱炙騰薰皆自鏗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
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寒外
茫茫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真某可惜無蓮花點綴眾俱
唯曰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皆驚推窓眺眺果
見彌望蒼蒼間以幽菖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
吹面荷香沁腦群以為異遣吏入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
深處少間返棹素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

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已在南蕩中道人嘆曰此幻夢之空花
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
觀察公甚悅之携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傳家
美酒每以一年為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
公豎以既盡為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嫗食索之負道
而可客謂道人以空入袖中少刻出遍斟座上與公所藏無異
惟而罷公疑入視酒瓶封固然瓶之器矣心切愧怒執以為妖
杖之杖終加公覺腹暴痛再九留而欲裂道人雖聲喊墮下
視察已死殿座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
有人過于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恥于酒成黨多畏避之偶適族叔家與客滑稽諧謔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坐忤客怒一座大譁叔為排解繆為左袒客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掖以歸繆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絕繆見有皂帽人繫已去移時至一府署繆碧為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無罪當是客訟開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丈不敢問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莫日早候于是堂下人紛紛散去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蒼下皂帽人怒曰斯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

往繆戰懷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
焉歸。皂帽人曰。願酒賊。若酷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
碎龜骨子。繆垂首不敢則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說異曰。爾
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悟。已死心
益悲。快向舅涕泣曰。阿舅救我。賈願皂帽人曰。東靈非他。
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屬青眼。俄頃出酒食。
圍坐相飲。賈問舍物何事。遂傾勺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
羅君。迺令甥醉言。使我捉得來。賈問見王未。曰。得羅君會花
子業。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曰。未可知也。然大王頗
怒。此等人。繆在側聞二人言。酸淚汗下。蓋著不能舉。無何

皂帽人起謝曰。四感酌已經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駕端再客。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詞。十六七歲。三杯後。嘔上尋人疵。小不合。輒搥門槌罵。猶謂齒穉。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懊悔無及。賈叟之曰。男在此業。酷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男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免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諾。即就舅氏宿。資皂帽人早來。覘望賈請間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壘契。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

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帶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年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避。賈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賣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囹圄，對門一酒肆，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深不見底。方佇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乃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懼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濶。繆屢言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醕，大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上瑕疵。翁曰：數年不見君，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言益憤，擊楫大罵。翁晚之拂袖竟出，繆又追至溪頭，將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

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骨穿踵。臣雖搖動，痛徹骨髓，黑水雜波，隨吸入喉，更不可耐。岸上人觀，哭如堵，絕不一為援手。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爾不可為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終天懼泣，拜知罪實，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立券，汝乃飲蕩不歸，渠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子，爾念去。」餘以白晝為期，子歸宜急措置，夜于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案可結如繆，悉如命，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無益，乃示途令歸。」繆已僵卧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息隱隱如懸絲，是日雞犬嘔口，出黑瀉數斗。

真不可聞。吐已汗濕相搏。氣味薰屬。然吐物無異。身始涼。與昔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盛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終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彘或醉鄉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王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息。不敢復縱。鮑里黨咸喜其進德。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漸萌。一日飲于子姓之家。又罵座。主人擯斥出。闔戶。迺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扶持歸家。入室。面壁長號。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捉鬼射狐

李公著明雅字令禱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
新城王季良內弟季良家多樓閣往往見怪異公常暑月
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因命設榻主人如
言囑僕單伴公宿公辭曰生平愛獨宿不解怖主人乃使
炷香于爐請社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就枕移時于月
色中見几上茗椀傾側旋轉不墜亦不休公咤之蹙然立
止又若有人拔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綫公起叱曰何
物鬼魅敢爾裸裎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
不暇冥搜赤足撻搖處炷頭挿爐竟寂無光公俯身通

摸暗隙，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啓
覆下樓，呼從人藝火燭之，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
人搜屐，翻箒，樹櫛，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履，越日偶一仰
首，見一履夾塞棧間。挑櫛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
于淄川孫氏第。茶瀾皆置閑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
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啓，閉公亦不置念。偶于與家人
話于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滿三尺，綠袍
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
小人見之，啜作柳榆之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其
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平女無恙。